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一一四回 鍾太保船到朝天嶺 眾寨主兵屯馬尾江

且說蔣爺回來，把印交給展爺，南俠接來一看，說：「蔣四哥，你不是這等疏忽之人哪，你也久在開封府伺候相爺，來往行文書稿用印時節你也在旁邊瞅著。」蔣爺問：「到底是怎樣？」展爺說：「假的。」眾人皆是一怔。蔣爺說：「我終日打雁，被雁啄了眼了！見桌上放著印，我就拿起來，幾乎沒叫人家看見。也罷，事已至此，我今天晚上再去一次。」艾虎說：「還是我們大家跟著。」蔣爺說：「不用了，晚間要去，就是我隻身一人。」蔣爺心中納悶，又一看那印上篆文，忽然心中明白了，對艾虎說：「你看見朝天嶺他們屋中所坐之人沒有？」艾虎說：「看見了。」蔣爺說：「裡面坐著一個瘦小枯乾的文人是誰？」艾虎說：「我看著眼熟，不認得。」蔣爺說：「就是拐印脫逃的臧能。」這一說連艾虎也想起來了。蔣爺說：「這印是南陽府的印，也不是假的。此事怪我疏忽，拿的時節應當瞧瞧才是，皆因那個玉仙醒悟的太早，我得著印就躡出來了。」蔣爺又一翻眼說：「是了，我明白了，這個真印有人得了去了。」展爺問：「是誰？」蔣爺就把從寨中出來，與大眾會在一處，前邊有人說話，叫跟著他走，繞山邊小路，走了一股便道，出來就是連雲島地面的奇遇講了一遍。又說：「我們的水衣在那邊放著，他拿來給我們放在連雲島的底下，我們換上才回來了，這印準是那個人拿去了。」展爺說：「怎麼不通姓名哪？」蔣爺說：「這個人實在古怪。」展爺說：「要是那人拿去，就是今夜再去也是無用的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別管是他拿去不是他拿去，我今晚上總得去一次，一半看印，一半看看咱們這兩個人，若要與他調換，不用說是不行，皆因這內中有個臧能，這小子是個壞人。再說，我們徐良哪裡去了？也不見回來，一點音信皆無！」展爺也是著急，惟有閻正芳著急煩惱的利害，丟了一個徒弟，失了一個外甥，又不見了一個門婿。正在煩悶之間，忽見家人進來，在閻正芳耳旁低聲說了幾句言語。閻正芳說：「不用不用。」徐慶問：「親家什麼事情？」蔣爺、南俠也都問他。閻正芳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們姑娘聽見朝天嶺造反，她要與賊人打仗，不然她要上後山。」徐慶說：「那可去不得，再說前邊是水，他們怎能過去？」閻正芳說：「她要上她姨夫家繞上後山去，還有一個姑娘哪，是她舅母跟前的。姓鄭叫素花，兩個人，朝朝暮暮老在一處，大約這又是她們兩個人商量的主意。」徐慶本是渾人，有個渾招兒，說：「親家，我告訴你一個招兒，你就說咱們小子上山去了，姑娘她要去，可怕碰見，姑娘們定然就不去了。」閻正芳一聽，這倒有理，立刻叫家人帶回信去，依著徐三爺的主意說。

家人走後，大家等待吃早飯。蔣爺是愁眉不展，心中盤算，低著頭一語不發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咕咚咚號炮連聲，鄉中人報將進來，馬尾江來了無數的大船，水中纛旗亂擺，當中一個大座纛旗，四個角上有四個字，是君山太保，當中有個白月光兒，內中寫著一個鍾安。蔣爺一擺手，那人出去。說：「展大弟，這可好了，咱們臂膀來了。」立刻會了大眾，帶閻正芳連會頭一眾出了轅門，往東南一看，大小船隻，順於水面，纛旗認標，空中飄擺，船上嘍兵全不是嘍兵的打扮，一色卒巾號衣，長短器械，鮮明耀眼，光華奪目。長槍一排，全是長槍，短刀一排，全是短刀。一個個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正當中是一個大虎頭舟，後面有二隻麻陽戰船，有二隻飛虎舟，四隻兵船，剩下盡是來往的小巡船。飛又太保在大虎頭舟纛旗下一張虎皮金交椅上面，端端正坐。要看他這個打扮，實在不透威風，戴一頂方翅烏紗，大紅圓領袍，腰束玉帶，粉底官靴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絳長髯，手中捧定令字旗，金批箭，在他兩旁，雁翅排開，全都是他君山中各寨的寨主。你道這鍾雄，因為何故來到此處？皆因蔣爺等由開封府起身之後，有諫議大夫、八位給事中，連銜具奏，是風聞的折本，襄陽王是時在寧夏國作亂，不久殺奔潼關，潼關乃咽喉要路，請旨調撥君山之人防守潼關，以備不測，請旨定奪。萬歲准奏，發帑銀二萬，派鐵嶺衛護衛去宣聖旨，帶領帑銀二萬，到君山開讀。鍾雄帶領眾人迎接聖旨，捧旨官開讀已畢。擺香案供奉聖旨，收了帑銀。捧旨官告辭，送出君山，然後回來，點派水旱嘍兵，傳各寨寨主，又叫亞都鬼聞華守山，自己率領神刀手黃壽、花刀楊泰、鐵刀大都護賀昆、雲裡手穆順、八臂勇哪吒玉鏢、削刀手毛保、老家人謝寬、金頭蚊謝忠、銀頭蚊謝勇，水底藏身侯建、無鱗龍蔣雄這些人，教他們各帶衣服器械。水寨中，帶領慣習水戰的嘍兵四百名，旱寨中帶四百名。須備一隻大虎頭舟，二隻飛虎舟，二隻麻陽戰船，四隻兵船，各寨的寨主，各行管轄。按五營前後左右中分五哨，五隊按五行旗子，金木水火土。東方甲乙木，藍旗；南方丙丁火，紅旗；西方庚辛金，白旗；北方壬癸水，黑旗；中央戊己土，黃旗。到了夜間，換了燈籠，也是按方位的顏色，惟獨正北壬癸水不能使黑燈籠，用白燈籠加黑腰箍兒。浩浩蕩蕩，直奔潼關而來。到了馬尾江，剛要奔潼關，見有報事的，報將進去，說：「啟稟主帥得知，對面江岸上，有展大人、蔣大人同眾校護衛，連本地三千戶的練長，求見主帥。」鍾雄當即傳令，預備巡船。說：「請！」一聲令下，靠船三聲炮響，每船上六棒鑼鳴。水路行船，行五坐六，茶三飯四。船開之時，是五棒鑼，靠船之時是六棒鑼，喝茶是三棒鑼，吃飯是四棒鑼。若要齊隊是掌號三遍。隊伍不齊，按軍法施行。打上仗是擂鼓，撤隊是鳴鑼。變化各樣陣勢，全仗著掌號的調隊，也是一字長蛇、二龍歸水、三才、四門、五行、六合、七星、八卦、九宮、鬥斗底。那君山的兵丁，素常演練的陣式是刀斬斧齊，全都是鍾雄親自訓練的，一個個兢兢業業，皆因他法令森嚴，違令者立斬，絕不寬恕。其中單有老家人謝寬，訓練的一百人，叫飛腿短刀手，可不會演陣，全是高來高去，一人敵百之勇，如今帶在大虎頭舟上，作為是鍾雄的小隊。剛一靠船。就見巡船把蔣爺眾人先接到大虎頭舟上，眾人上船，南俠、蔣爺、徐慶與鍾雄見禮，又與眾寨主行禮，然後同著來的眾人，一一見禮，不必絮煩。見禮已畢，大家落座獻茶。蔣爺一打聽鍾雄的事情，飛又太保就把奉旨前來潼關防守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反問蔣爺因何至此，蔣爺也把他們的來歷細說了一遍。又問三千戶的事情，閻正芳也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鍾雄說：「徐護衛迫下人去，難道就不知去向？」蔣爺說：「不知。」鍾雄又問這山裡頭的地勢。蔣爺將怎麼損壞滾龍擋的話說了一回。鍾雄一聽，山路四里，就不好辦理。蔣爺又提山中得來的假印等事。鍾雄說：「四老爺打算如何辦理？」蔣爺說：「今天晚間，我還是要去。」鍾雄說：「既然得了一顆假印，他們必有防範，那顆真印，只怕難找。」蔣爺說：「無妨。」又把那帶路的人，對著鍾雄說了一回，也許是那人已把印得去了。鍾雄說：「小弟打算明天與他們開兵打一仗，看看事體如何，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擒，四大人你看如何？」蔣爺道：「倒也很好。」說畢告辭，仍然用小船把他們渡將過去之後，鍾雄寫戰書，差派水底藏身侯建，駕著一隻小舟，拿一枝無頭箭，一張弓，直到竹門之下，對準上面嘍兵說：「我奉大宋國朝四品客卿招討先鋒之令，前來下戰書與你們寨主，定下明日正午，兩下開兵打仗，來者君子，不來者小人。」說畢，將箭射將進去，回來繳令。明日打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